

A Collection of
Wang Zhongshu's Works

王仲殊文集

王仲殊 著



II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三十八号

王仲殊文集

第2卷

——中日两国古代铜镜及都城形制的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A Collection of Wang Zhongshu's Works

Vol. II

Comparative Studies on Bronze Mirrors and
Capital Sites in Ancient China and Japan

Wang Zhongshu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王仲殊先生 70 余篇学术论文以及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文集分 4 卷, 各卷题目依次为“考古学通论及中国考古学的若干课题”、“中日两国古代铜镜及都城形制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诸国的关系”和“中国古代遗址、墓葬的调查发掘”。王仲殊先生始终强调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必须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 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与世界考古学接轨。他的治学方针和研究成果在本文集中得到充分的显示与有力的见证。

本书可供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文物、博物馆部门的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景初三年魏景初元年铜镜论	67
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	111
关于日本古三角缘神兽镜	135
——答西田清先生	135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论	152
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	174
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	190
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镜二例	194
论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镜二例	208
——答江三角缘神兽镜为中间品	208
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	223
及其与所谓“赝制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	223
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	241

目 录

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	
——为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而作	1
吴县、山阴和武昌	
——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	18
“青羊”为吴郡镜工考	
——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	34
吴镜师陈世所作神兽镜论考	50
“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	67
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	90
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	111
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	
——答西田守夫先生	135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	152
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	174
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铭文补释	190
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	194
论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	
——兼论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	208
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	
及其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	223
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	241

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	271
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	292
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	
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	310
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334
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	
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	347
中国古代宫内正殿太极殿的建置及其与东亚诸国的关系	371
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	397

CONTENTS

Studies on Wu-jin Period Bronze Mirrors with the Design Patterns of Buddha, Dragon and Phoenix	1
Wuxian, Shanyin and Wuchang: Tracing the Workshops of Bronze Mirror in Wu Kingdom through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	18
“Qingyang” Identified as Bronze Mirror Artisan from Wu County: Re-discussion on Bronze Mirrors Made in Wu County during the Period of Eastern Han, Three Kingdoms and Western Jin	34
Notes on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Animal Designs Produced by Artisan Chen Shi from Wu Kingdom	50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Bronze Mirrors with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s of “Huangchu”, “Huangwu” and “Huanglong”	67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Bronze Mirrors with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s of “Jian’an”	90
Notes on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s and Animal Designs Unearthed from Japan	111
Notes on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Buddha and Animal Designs Unearthed from Japan	135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s and Animal Designs Unearthed from Japan	152
Textual Research on Mirror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s of “Third Year of Jinchu Era” and “First Year of Zhengshi Era”	174

Supplementary Decipherment on Mirror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s of “Third Year of Jinchu Era” and “First Year of Zhengshi Era”	190
A Study on Bronze Mirror with Coiled Dragon Design and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 of “Fourth Year of Jinchu Era”	194
A Study on Bronze Mirror with TLV Design, Four-spirit Animals, and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 of “Third Year of Qinglong Era”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s and Animal Designs were Production of Artisans from Wu Kingdom	208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itated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s and Animal Designs” and “Imported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s and Animal Designs”	223
System of Ancient Japanese Capital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241
“Dragon-tail Steps” of Daigokuden Hall in Ancient Japanese Capital Palaces	271
The Important Role of Capital Luoyang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292
Lindedian Hall’s Influence on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of Japanese Palaces in the Capital Heijokyo and Heiankyo	310
Principl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Capital Cities and Palace Buildings	334
Why did the Eastern Half City (Left Capital) of Chang’an, Heijokyo and Heiankyo become More Prosperous	347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of Taijidian Hall and its Impact upon Other Eastern Asian Countries	371
Round Altar of Tang Chang’an Capital and its Impact upon that of Katano in Japan	397

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

——为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而作

夔凤镜是东汉中期（2 世纪前期）开始出现的一种铜镜。它盛行于东汉后期、三国和西晋（2 世纪后期至 3 世纪末），并延续到东晋（4 世纪前期至 5 世纪初期）。东汉后期至魏和西晋时期（2 世纪后期至 3 世纪末）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铁镜，就其图纹而言，也多属夔凤镜。

夔凤镜有各种型式。其中，有的铜镜在图纹中含有佛像（本文所称的佛像，在较多的场合，是泛指佛、菩萨、飞天等各种与佛教有关的图形和造像，下同），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文要讨论的，便是这种含有佛像的铜镜，通常称为“佛像夔凤镜”。讨论的重点在于佛像夔凤镜的确切的制作年代、在地域上的分布范围、镜的形制和图纹，特别是有关佛教和天文方面的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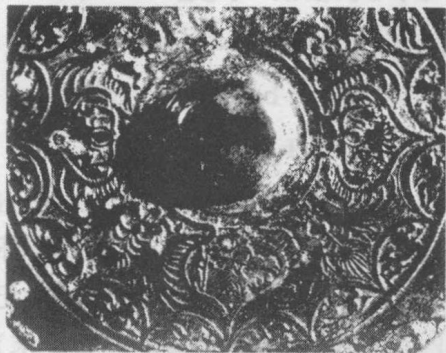
一

我在 1982 年所写《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的论文中，曾说到外国的博物馆收藏着中国的佛像夔凤镜，见于著录的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和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的藏镜各 1 枚^[1]。当时，我曾对这 4 枚佛像夔凤镜作过介绍，但限于文章的篇幅，未免过于简单。因此，在我现在写的这篇专论佛像夔凤镜的论文里，我要先对这 4 枚铜镜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1.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镜（图 1-1）

直径 14.3 厘米^[2]。镜的主纹为四组相对的双凤，双凤之间有一下

垂的多须球状物相隔。钮座呈柿蒂形，四瓣内都有佛像。其中三瓣内各有佛龕，龕顶饰华盖，龕的两侧饰鸟形，龕内一坐佛，头上有项光，跌坐在莲座上，座的两端附龙首。另一瓣内有三像，居中的一像为佛像，头上有项光，在莲座上作半跏思惟状；左侧的立像为侍者，手持曲柄伞，右侧的跪像为供养人，作跪拜状。镜缘内侧有一周由 16 个弧形组



1. 东京博物馆藏镜



2. 福格博物馆藏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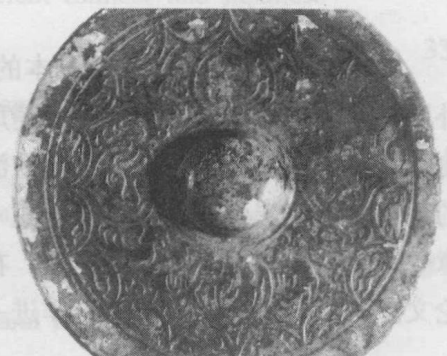
3. 波士顿美术馆藏镜 (局部)



4. 柏林博物馆藏镜



5. 武义县出土镜



6. 杭州市出土镜

图1 吴晋时期的佛像菱风镜 (一)

成的连弧纹带，弧形内各有一走兽或飞禽。走兽形态可辨的，除龙和虎外，似乎还有兔。飞禽共二只，形状似凤，其中一只只有三足，无疑是象征太阳的“赤乌”（图2-7）。由于“赤乌”的存在，可以认为，兔的图纹若属实，则应为象征月亮的“玉兔”，而龙、虎、凤应各为代表东方的“青龙”、代表西方的“白虎”和代表南方的“朱雀”。

2. 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藏镜（图1-2）

直径14.6厘米^[3]。镜的主纹为四组相对的双凤，双凤之间有一下垂的心叶形图案相隔。在钮座的四瓣柿蒂中，仅一瓣内有三尊佛像。中央的一尊为莲座上的坐佛，头上有项光；两侧的两尊立像为胁侍，头上亦有项光。镜的缘部饰一周由16个弧形组成的连弧纹带。其中2个弧形内各有一佛像，头上有项光，从其姿态看来，应为飞天（图2-1）。其余14个弧形内，各有一走兽或飞禽。走兽形状各异，有的显然是龙和虎。飞禽形状多似凤，其中之一有三足，可以判定为象征太阳的“赤乌”（图2-6）。与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镜一样，龙、虎、凤应分别为代表东方的“青龙”、代表西方的“白虎”和代表南方的“朱雀”（图2-12；图3-3）。

3. 波士顿美术馆藏镜（图1-3）

直径14.2厘米^[4]。镜的图纹与福格博物馆藏镜几乎完全相同，只是连弧纹带不在镜缘上，而在镜缘的内侧。

4. 柏林国立博物馆藏镜（图1-4）

直径17.8厘米^[5]。镜的主纹为四组相对的双凤，双凤之间有一简单的双钩形图案相隔。与以上3枚铜镜不同，此镜钮座的四瓣柿蒂内都没有佛像，镜缘内侧连弧纹带的弧形只有12个。其中3个弧形内各有一个佛像，头上有项光，从它们的姿态看来，应为飞天。其余9个弧形内各有一个飞禽或走兽。飞禽似乎有三足，当为象征太阳的“赤乌”（图2-9）。走兽形状可辨的，除龙（青龙）、虎（白虎）以外，还有象（图3-1、6）。东汉壁画和石刻画像中不乏象的图纹，它们未必都与佛教有关。但是，象在佛像夔凤镜的图纹中出现，说明了它与印度佛教的关系。

以上4枚佛像夔凤镜都是传世品，不是经考古工作者之手发掘出来

的。因此，对于镜的制作年代，只能作大概的推测，不能确切地断定。特别是由于出土地点不明，难以判定它们是中国北方的产品还是南方的产品。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广泛开展，有许多重要的新发现，其中包括大量的、属于各个时代的铜镜。就佛像夔凤镜而言，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有发掘出土的。尤其是60年代以来，在各地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佛像夔凤镜不断增多，有的已经在《考古》、《文物》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可惜因图版模糊，有时也因研究者疏忽，往往没有被识别出来。因此，我必须在这里一一介绍，并详加分析和解说。

1. 浙江省武义县出土镜（图1-5）

1973年由武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该县桐琴果园发掘出土^[6]。直径15.4厘米。镜的主纹为四组相对的双凤，双凤之间以一双钩形图案相隔。佛像见于柿蒂形钮座的三瓣内（另一瓣因破损而不明其究竟）。其中相对的两瓣内各为一飞天像，头上有项光，身躯横斜，衣裾飘拂，作飞舞状。另一瓣内为三尊像，居中的一尊为坐佛，头上有项光，座下附莲花，两侧的两尊立像为胁侍，头上也有项光。镜缘内侧的连弧纹带亦由16个弧形组成，其中1个弧形内有一飞天像（图2-5）。其余15个弧形内，除走兽和飞禽以外，还有一蛙、一蟹和两个图案化的器物。毫无疑问，蛙是象征月亮的“蟾蜍”（图2-11），从而推测飞禽中必有象征太阳的“赤乌”和代表南方的“朱雀”，走兽中有代表东方的“青龙”和代表西方的“白虎”。蟹的图纹不见于汉和魏晋时代的一般器物，它在佛像夔凤镜上出现，应是表示黄道十二宫中的“巨蟹”（图3-7）。由于“巨蟹”的存在，使人联想到两个图案化的器物可能各为黄道十二宫中的“宝瓶”和“天秤”，理由是它们的形状与瓶和天平不无相似之处（图3-11、12）。此镜所由出土的墓确属三国时代的吴墓，同墓出土的其他许多随葬品可证镜的制作年代不迟于3世纪中期。



1. 飞天 (福格博物馆藏镜)



2. 飞天 (杭州出土镜)



3. 飞天 (南京出土镜)



4. 飞天 (南京出土镜)



5. 飞天 (武义出土镜)



6. 赤乌 (福格博物馆藏镜)



7. 赤乌 (东京博物馆藏镜)



8. 赤乌 (南京出土镜)



9. 赤乌 (柏林博物馆藏镜)



10. 玉兔 (南京出土镜)



11. 蟾蜍 (武义出土镜)



12. 青龙 (福格博物馆藏镜)

图2 佛像菱风镜连弧纹带中的图纹 (一)

2. 浙江省杭州市出土镜 (图1-6)

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发掘情况欠详^[7]。直径11.6厘米。镜的主纹为四组相对的双凤, 双凤之间有一心叶形图案。佛像在四瓣柿蒂形钮座

的一瓣内，两像并立，头上有项光。在镜缘内侧连弧纹带的 16 个弧形中，3 个弧形内各有一人形，虽然没有明显的项光，但从其姿态看来，应属飞天之类（图 2-2）。其余 13 个弧形内，各有一动物，形状可辨的有鸟、兔、龙、龟、蟹等。鸟为“赤乌”，兔为“玉兔”，分别象征太阳和月亮；龙为“青龙”，龟为“玄武”，分别代表东方和北方（图 3-5）。



1. 白虎（柏林博物馆藏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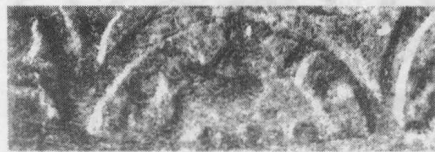
2. 白虎（鄂城出土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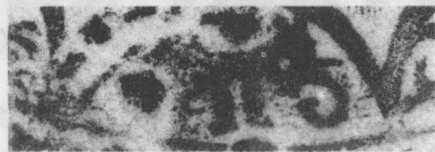
3. 朱雀（福格博物馆藏镜）



4. 朱雀（鄂城出土镜）



5. 玄武（杭州出土镜）



6. 象（柏林博物馆藏镜）



7. 巨蟹（武义出土镜）



8. 巨蟹（南京出土镜）



9. 巨蟹（杭州出土镜）



10. 巨蟹（长沙出土镜）



11. 宝瓶（武义出土镜）



12. 天秤（？）（武义出土镜）

图3 佛像夔凤镜连弧纹带中的图纹（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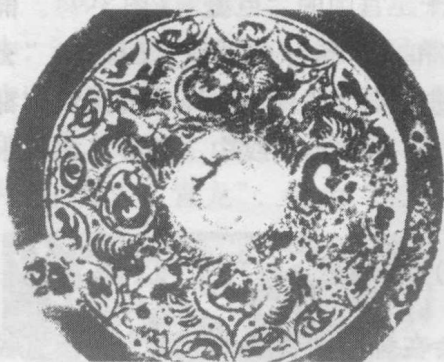
与武义县出土镜一样，蟹是表示黄道十二宫中的“巨蟹”（图 3-9）。前面所述各镜多有“青龙”、“白虎”和“朱雀”的图纹，而独缺“玄武”。此镜图纹中“玄武”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佛像夔凤镜的图纹中都有“分司四方”的“四神”，尽管在同一枚镜的图纹中“四神”之数未必齐全。

3. 江苏省南京市出土镜（图 4-1）

1957 年由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该市西善桥发掘出土^[8]。直径 14.5 厘米。镜的主纹为四组相对的双凤，双凤之间有一下垂的心叶形图案相隔。在柿蒂形钮座的四瓣内，都没有佛像。但是，在镜缘内侧连弧纹带的 16 个弧形中，2 个弧形内各有一飞天像，头上有项光。一像衣裾较短，露出两脚（图 2-4）；另一像双袖飘起，身下有一条波状曲线，表示云朵（图 2-3）。其余 14 个弧形内各有一动物，形态可辨的有鸟、兔、龙、虎、凤、蟹等。与前述各镜一样，鸟为“赤乌”，兔为“玉兔”，分别象征太阳和月亮（图 2-8、10）。龙为“青龙”，虎为“白虎”，凤为“朱雀”，分别代表东方、西方和南方。蟹则表示黄道十二宫中的“巨蟹”（图 3-8）。此镜所由出土的墓属三国时代的吴墓，最晚不会晚于西晋，同墓出土的其他许多随葬品可证镜的制作年代在 3 世纪中期，至少不会迟于 3 世纪后期。

4. 湖北省鄂城县出土镜（图 4-2，图 5）

1975 年由湖北省博物馆在鄂城钢厂五里墩工地发掘出土。此镜保存良好，图纹精致、清晰，是佛像夔凤镜中难得的珍品。承蒙湖北省博物馆的厚意，我得能在《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的论文中将此镜的照片和拓本发表^[9]。直径 16.3 厘米。镜的主纹为四组相对的双凤，双凤之间有一下垂的多须球状物相隔。佛像在柿蒂形钮座的四瓣内。其中三瓣内各有佛龕，龕顶饰华盖，龕内一坐佛，头上有项光，座下有莲花，座的两端附龙首。另一瓣内有三像。中央的一尊为坐佛，在莲花座上作半跏思惟状，头上有项光。两侧的两像一立一跪，立像为侍者，手持曲柄伞，跪像为供养人，作跪拜状。镜缘内侧连弧纹带的 16 个弧形内各有一龙、一虎或一鸟。与前述各镜一样，龙为代表东方的“青龙”，虎为代表西方的“白虎”（图 3-2）。鸟共三只，形状都似凤，



1. 南京市出土镜



2. 鄂城出土镜



3. 长沙市出土镜



4. 同3 (局部放大)



5. 同3 (局部放大)



6. 南昌市出土镜

图4 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二)

但应有象征太阳的“赤乌”和代表南方的“朱雀”之分(图3-4)。据有关的研究者相告,此镜所由出土的墓属三国时代的吴的后期,约当3世纪中期的后半。镜的制作年代比墓的埋葬年代略早,可定为3世纪的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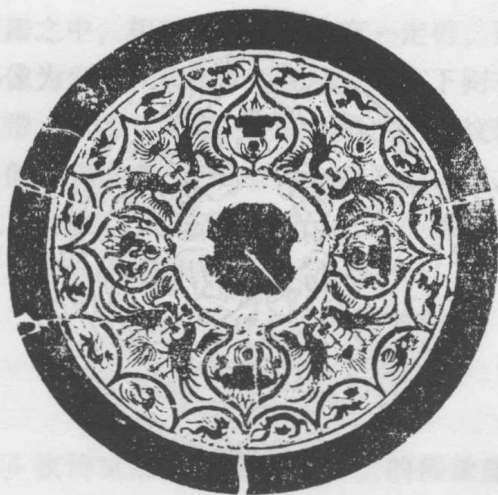


图5 鄂城出土的佛像菱风镜

5. 湖南省长沙市出土镜（图4-3）

1960年由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市左家塘发掘出土^[10]。直径约16厘米。此镜虽已残破，但图纹大部分保持良好，基本上可以复原。纹样丰富、精美，出诸镜之上，为迄今所见佛像菱风镜中的最佳品。镜的主纹为四组相对的双凤，双凤之间有一下垂的多须球状物相隔。在柿蒂形钮座的四瓣内都有一组佛像，各由三像组成。其中相对的两瓣内各有佛龕，龕顶饰华盖，龕中一坐佛，趺坐在莲座上，座的两端附莲花朵，佛像两肩后面亦各有一莲枝状物；两侧的两个立像双肩披羽毛，应为“羽人”，其形貌与东汉画像石上常见的“羽人”相似（图4-5）。另外相对的两瓣内主要是一尊半跏思惟的坐佛，头上有项光，座下附莲花；左侧为一侍者的立像，手持曲柄伞，右侧为一供养人的跪拜像，但与东京博物馆藏镜和鄂城出土镜的供养人不同，头上有项光（图4-4）。镜缘内侧连弧纹带的弧形，因破损而仅存8个完整的，但仍可判定原来共有16个，其中8个弧形内各有一动物，另8个弧形内则饰图案化的卷云纹。动物形状可辨的有龙、虎和蟹，与前述各镜一样，它们应各为“四神”中的“青龙”、“白虎”和黄道十二宫中的“巨蟹”（图3-10）。从许多随葬品判断，此镜所由出土的墓属西晋无疑，但镜的制作年代比墓的埋葬年代为早，或可上推到吴的中后期，约当3世纪中期的后半。